

母爱深沉

师恩难忘

母亲和鞋

◆ 蒋长青

鞋这个字的象形意义比较突出,左边是一个“革”,右边两个“土”。革为皮质的材料,说明材料之昂贵,昂贵的东西用来造鞋,来包装人身上的主要零部件,更说明足之珍贵!再贵重的东西来裹足,它还得沾土,而且沾得还比较厉害,你看这个字右边是双土了。多么接地气儿。看起来鞋真是土命。

祖母曾对我说,恁妈来咱家时,给咱家的老老少少都做了一双鞋啊。那时我还年幼无知,仅感觉鞋和母亲有关,而且是隐隐约约,朦胧层面上的理解。现在我步入中年,却又回想起来,感觉这话分量那么重,压得我心头。这样说来,母亲不仅和一个家有关,还和一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祖母说的母亲刚到咱家,那是一个年轻的成年的女孩子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从少女到人妻的最庄严神圣的过渡。这时她们还没有母亲的称呼,甚至很羞涩地喊彼方的妈为妈……她们对新的家充满着无限的情义和美好的遐想。按乡俗的规矩,给家族的近亲做鞋,那是很好的见面礼!

母亲给我的家亲人做鞋的事儿,我肯定没见过,因为我还来到这个世上。但是年幼的时候没少看见母亲在繁重的农活间隙,见缝插针飞针走线。乡下的母亲那时节都是这样的。我的母亲在母亲堆里温和麻利地穿针引线。母亲们都年轻,多向上了些年岁的大娘们请教。大娘们这时也真热情,认真讲解针眼的走向与疏密,脚样的宽窄和厚度,鞋底和鞋帮的衔接……那是一种幸福的交流。

虽然繁忙,我的母亲从来不把鞋当作速成品。从剪样到揉线,从选料到设计,最关键的是鞋样,也就是鞋底样的尺寸大小。母亲在这时候很自信,因为她有一个宝贝,珍藏在衣橱里,一般不示人。这决非母亲小气和不知礼数,因为那是她的陪嫁品,也算是嫁妆吧。母亲的宝贝是一个精美的鞋样盒。这个盒子不是简单的启封开合,确切地说不是木质的!捧着时很轻,缎面莲花,底部玩童赤脚,光着肚子白白胖胖,托的手一松,神奇就出来了。层层叠叠,而且每一层又有两格,格子没开启之前,是八角形的图案,图是鲤鱼莲花,而且鱼连着鱼,花接着花,格子打开之时,鱼也就游动了,花也就盛开了……一切都活了。格子里面的东西才是母亲真正的宝贝。那是用很优质的油绵纸剪成的鞋样子!第一层是小样的,第二层是略大的,第三层是稍大的,第四层是中样的……共八层,大小有序排列,男女搭配均匀,上小下长,斐分齐全……这是母亲的妈妈,我的姥姥给她女儿的陪嫁品,据说,是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姥爷花了不菲的价钱,从开封马道街一家老字号的店里购置的。我想,少女时代的母亲从她父亲手中接过宝贝时,又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?普天下父女之间的情结也许就在某个特定的时刻,突然幸福地绽放了。幼时在家寂寞的时候,我没少翻看母亲的宝贝,像看一件爱不释手的玩具……

母亲这辈子到底给我做了多少双鞋,真的记不清楚了。但给我印记最深的是我六岁时一个夏秋接的中午,母亲打来一盆清凉的井水,让我坐在她的腿上,细细地把我一双沾满泥巴的脚丫洗净。然后给我穿上一双双崭新的灯芯绒布鞋,微笑着对我说,穿上鞋吧,你该上学了,孩子……

赵德润老师教我们古代文学课,哪年到商丘师范专科学校(今商丘师范学院)我不甚了解,只晓得他是登封人,高大的身材,一副和善的面庞,戴着白色塑料框的近视镜,举手投足间,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。

赵老师给我较深印象的主要是他治学的严谨、生活的简朴和对感情的珍惜,以至我们毕业的30多年里,与赵老师仅有的几次见面中,他的这些特点都鲜明地树立在我的面前,感觉愈来愈清晰。

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求学给老师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功底,即便如此,赵老师每次授课前都要进行仔细认真的备课,而且要做试讲。有一天晚上自习课,休息时我在走廊路过中文科办公室,隔着玻璃看到赵老师一个人站在办公桌旁,面对着洁白的墙壁,口吐有声,手掌不停挥动着,像着魔似的那里试讲。我有些被震撼了——难怪老师的授课那么引人入胜。

赵老师给我们讲课都是提前进入教室,就像演员提前一步去暖场。上课铃声响了,他走上讲台,翻开平展的教案,版书上要讲的题目,右手伸开五指将一下耸立的短发,便开始了我投入的讲授。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……”老师抑扬顿挫地背诵着屈原的《离骚》,阐释着其深刻的内涵,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……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讲到此处,赵老师眼镜框抬起,向窗外的远处望去,那凝神静思的神态宛若汨罗江边忧国忧民的屈大夫了。

尤其令我们难以忘记的是赵老师讲授孔稚圭的《北山移文》。他背述了原文中描写假隐士

我的大学老师

◆ 李智信

刚上山“排巢穴、拉许由、傲百氏、蔑王侯”,而一旦“鸣鹤入谷、鹤书赴陵”,便马上“形驰魄散、志变节动”之后,双手比画着讲道:这些人刚一进山里的时侯,自命清高、嘲笑权贵,不愿出仕,等到皇帝的聘书一下来,衣服顾不得穿整齐就往外跑,说:“去他的,走,当官去……”活灵活现,令人击节。所以同学们私下都戏称,每次听赵老师的古文课,简直就是一场美的享受。

赵老师简朴的生活时常令我们感动。赵老师教我们课时人正中年,爱人在距学校三四公里外的地区中心医院上班,四五个孩子都在求学历。那时刚刚改革开放,他们夫妇的工资都不高。赵老师骑的是一辆有些破旧的羊角把“28型”自行车,每日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,晚上常忙到很晚才回去;穿的衣服每进入一个季节基本都是“老一身”,尤其夏天的“的确良”白上衣、黑裤子给我们的印象最深,周一到周末,天天穿着它。课下才听说,原来赵老师是晚上把衣裤洗了,早上晾干了穿上再上课。同学们知道后心里都酸酸的。有一次上课,坐在前排的同学发现赵老师裤子腿张开了一条口子,一走动忽扇忽扇的,可老师像不知道似的依然娓娓地授课,有的同学捂住了嘴想笑。下课班长跟着赵老师到了办公室,回来同学们才知道,赵老师是上午第一节,天不亮就来学校准备,因眼近视厉害,路上骑自行车摔了一跤,划破了裤子,小腿也受伤了,可他坚持着像往常一样把课讲完,不想让同学们看出来。

赵老师对亡妻的怀念让我终生难忘。1986年的一天,我毕业到外地工作三年后到商丘出差,办完事突然特别想回母校,特别想看看教过我的老师。于是下午便向母校走去,到了学校就打听赵老师在哪儿。

我那时在班里虽不是个出众的学生,但毕竟离

校时间不长,赵老师还是记得,不过老师这时已是学校副校长了。我在他办公室聊了一会儿欲告辞。老师问我住在哪儿?我说准备找个招待所。老师不让,说“跟我住家里,我一个人,宽敞”。我正纳闷儿,不一会儿,老师就带我来到了他的住所——一排平房中的两间通房。老师告诉我,他的爱人患病去世了,孩子们都在外地上学,他平时就一个人住在学校里,这样工作方便。打开门我们进去,屋内一张书桌,地上一个支着烟筒的煤火炉,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。老师拉开灯,床头上一个木盒子一下把我惊呆了——那分明是一个骨灰盒,上面贴着一张照片。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,老师说:“她照顾家、带孩子,吃了不少苦,可惜走得太早了。我不忍心她一个人孤单,就放在床头上一段时间,好陪陪她。”说着,老师眼里溢出了泪花。

自那对在母校和老师分别后,转眼已过三十年。其间有过两次与老师的团聚,都是我们班在商丘聚会邀请老师参加。第一次是1999年9月,老师当时退休时间不长,身板挺直,与我们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第二次是2013年4月,赵老师年届八十,行动已经不便,但在同学们的搀扶下仍坚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,足见他对学生、对我们这个班的关心。老师落座后一讲话,像换了个人,思路清晰,吐字准确,依然是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,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,令我们感动不已。

这就是我大学时的第二任班主任赵德润老师。人如其名,“德行润泽万物”,“以德行启发教育人”是老师的真实写照,也是我们这些学子们对老师永久的敬仰!



青山绿水人家(国画) 李业茂

人生讲义

做最好的自己

◆ 高玉成

最近听说一本书,书名是《做最好的自己》。书虽然还没看到,对书名却很感兴趣。

人和人是有差别的,高的矮的,胖的瘦的,聪明的愚钝的,卓越的平凡的,不一而足。你觉得人家这也不好,那也不行,“马屁穿豆腐提不起来”;但是换一个更优秀的人看你,你可能是也是一身毛病,未必是顶尖人才。没办法,这就是差别!

差别是客观存在,没有差别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。韩国整容业发达,但要是把人都整成一个模样,再漂亮也索然无味了;人都追求卓越,但是如果人人都成就卓越,基础工作就没人做了。有差别才有分工,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,谁也不是多余的;每个人结合自己的情况,找准自己的位置,干好自己的工作,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。

但是,这也不等于说,承认差别就可以心安理得不思进取了。事实上,人是有弹性的,“做最好的自己”,这“最好”就是“自己”的弹性;把“自己”的弹性最大化、最优化,就是“最好的自己”。另一方面讲,即便是卓越的人,也是在不断向“最好”的方向提升的过程中成就卓越的;不把“自己”提升到“最好”“最优”,就不知道“自己”有多大潜力;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”,“遛遛”之后才知道什么是“最好的自己”!当然,人不仅有向上提升的潜力,也有向下坠落的反作用力,你硬是要破罐子破摔,拼命向下拽自己,坠落下去也是没有底线的!

因此,“做最好的自己”一是要承认差别,二是要树立信心。承认差别,就不要好高骛远、盲目攀比;树立信心,就要发掘潜力,努力把“自己”做到“最好”。人家“能挑千斤担,不挑九百斤”,你“能挑百斤担,不挑九十九”,虽然重量有差别,但你同样是“最好的自己”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工作,就是好同志。刘少奇曾经握着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:“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,我当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。”都尽职尽责了,所以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。但是,如果硬要让时传祥为官从政,让他做不擅长的事情,恐怕他也不一定开心,不一定能“做最好的自己”。

“做最好的自己”既是一种智慧,也是一种方法。掌握了这种智慧和办法,可以帮助我们坦然面对人我之间的差别,恪守自己应尽的责任;特别是在浮躁虚荣和功利主义盛行的背景下,能帮助我们保持一份对于人生的淡定和从容!

新书架

《内线》

◆ 林沫言

富二代木林深醉生梦死之际,醒来发现竟然身处千里之外的渭南精神病专科医院。原来其父误以为他吸毒,联合心理医生将其绑架治疗。

恰逢陕西省正处在打击非法传销的初期,很多解救的传销人员也被送到这里强制治疗,其中就有被誉为“传销教父”的卢鸣博。深谙心理学和行为的传销教父看出小木的不寻常,和他一起密谋逃跑,还带上一位同是精神病无法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员张狂(绰号秃蛋,其真实身份是警察)。

三个人在一个大雨天成功出逃,小木却把方向开反了,开到了一座陌

生的城市,一个纨绔子弟、一个传销疯子、一个二劳人员,在城市求生发生了若干啼笑皆非的故事……

其实这三人的行踪,早落在警方的眼线之内,原来警方一直在秘密查询各地传销窝点的情况。最后,在组织的劝服下,在目睹传销罪恶的感召下,小木成为402专案组发展的唯一一个打入传销组织内部的红色线人,配合张狂一路宣讲、培训到了陕西省边境城市潼关,此时才发现,各地大规模的传销不过是个幌子,警方一直在寻找的幕后人物“老A”,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……



天清气朗(摄影) 吴建国

微型小说

爱情向左走

◆ 徐建英

很多年后,我仍然记得这样的画面——我和秀茹坐在操场边,四条腿垂悬在墙垛上,四只眼睛同时对着对面左排的第二间教室,深秋的校园,只有法国梧桐萧瑟的叶片打着卷儿跌跌撞撞扑进我和秀茹怀里。秀茹失恋了。她爱着的那个叫吴斌的男孩如一缕空气,不留片刻语言从她的世界消失了。那段日子,她的师傅那八个平方米的小小裁缝铺,再也关不住秀茹垂着雨布的眼泪。她来找我时,外面的秋阳正暖,她却浑身湿漉漉地带着寒意出现在我的小屋门口。

在那个没有手机,没有微信,没有QQ的年代里,秀茹等不及换上身上的湿衣服对我说:“我们一起去找瑞生吧。”

我们三人是朋友。我非常乐意陪她到任何有瑞生的地方。那是一个星期四的午后,我和秀茹坐在瑞生学校操场边的围墙垛上看他上体育课,瑞生的球打得并不好,但对于我来说,一切都是最好的。并试图以自己的叽叽喳喳让秀茹忘记失落的不快。

秀茹痴痴地盯着球场,她的眼睛在看瑞生。也许是因为秀茹说过瑞生的眼睛像极了吴斌,也许是因为她沉浸在往事里的目光都是眷恋,才会让瑞生也有了别的想法?那一天,当瑞生略带羞涩走向我们,递给我一支红笔,我看到瑞生眼里,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,还有怜惜。那只是对秀茹一个人的。

这便是我们1997年的故事。很多年过去,我对

这个细节仍然过目不忘,但真正刺痛我那颗敏感的心还是后来。

那个下午过后,我一直处于混沌之中,但当秀茹对我说她不想回家,不想面对师傅那关切的目光,她说她一躺下脑子里全是吴斌,另外她想尝试下校门口通宵投影也不知道,当我在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中醒来时,睁开的半只眼睛,看到瑞生正轻轻地帮秀茹盖衣服——瑞生肩还搭着另一件。盖完衣服,他轻轻地帮秀茹捋了捋额前垂下的头发,他的动作很轻,指尖似在触碰某块翠玉,那一刻,我的心碎了,我甚至能听到心深处一声声帛帛撕裂的碎响,我闭上眼睛,再也记不起另外一件衣服是如何搭在我前胸的,

连载



挫地弹响了一段前奏,接着便放开歌喉,唱起自己为小数乘法例题配制的歌曲:
花红柳绿四月天,学生植树黄河边……
“好听——”
“爽——”
同学们喊着,使劲鼓掌。学校太小了,五年级的歌声

全校师生都能听见,把数学上成音乐,这真是个创新呢!

范校长一直担心高虹的数学课。虽然他说他一眼就看出高虹是当老师的好材料,但音乐老师教数学,还是让他内心不安。他偷偷地听高虹两节课,小数乘法的例题套唱豫剧,着实把他吓了一跳。可今天的小数除法谱成曲,他真的感觉是个好主意。这个主意太好了,好得让他一时找不着评价的话语!创新,创新,全社会都在说创新,不吃葡萄会吐葡萄皮儿,你想想创新有多难!教音乐的老师教数学,是创新。教数学的老师能教音乐吗?范校长灵感大发,能不能搞个数学音乐会啥的?

高虹一走进办公室,范校长就走上前来称赞:“把数学编成歌,高老师,你方法真好!很多学生怕数学,可没听说有哪个学生怕唱歌。”
“当然不怕唱歌了,从来就没有唱过!”闻香老师接上。
大家都笑了。
“这方法好是好,就是不好

推广。为啥呢?别说作曲了,歌都唱不成!”牛树林老师做一个苦大仇深的样子,“总不能把数学当成国歌唱吧?数学……”
范校长笑了:“看,发动起来吧?牛老师都唱起来了,说明把数学音乐化是个教改的方向。现在不是提倡搞创新社会嘛,咱就搞这个创新咋样?”
“唱歌?”贾成钢说。
“对!”范校长兴奋起来,“咱们都动手写数学歌,然后让高老师配上曲子,同学们一唱,就不会了?”
“数学,其实并不难学习,只要你努力,就能掌握运算原理”……他学着国歌的调子:“咋样?可以吧?”
“好好好好!”贾成钢喊着鼓掌。
“可你只是动员学数学,并没有把数学公式唱出来呀?要真的把数学复杂的运算过程唱出来,那才叫本事呢!”牛树林说。
“大家想想办法,想想办法,啊!要真是成功了,我们搞他个‘数学大合唱’!”校长被自己的想法激动了,两眼放光,“‘啊?‘数学大合唱’!咋样?这创意好吧?哎哟,真是个好创意!”

范校长说着,在屋里转了一圈儿,“哎哟,‘数学大合唱’!”校长舞动双手打起拍子。
“好!为校长的‘数学大合唱’鼓掌!”贾成钢高喊。
老师们笑着鼓了几下。
“高老师,您感觉这‘数学大合唱’咋样?”范校长看着高虹。
第六章
菊花黄,菊花黄
十月不忙九月忙
——乡间歌谣
1
心明发了课本,新鲜得不行,放鼻子上闻一本,放下,再闻一本,又放下。“奶奶,我发了新书。可香!”她举着送到奶奶手里。
奶奶正坐在小凳子上准备洗脚,接过心明的书,连说:“好,好书!好书就是香!”她掀了几页:“字在哪里呀?我咋找不着啊?”
心明说:“字就在书里藏着呢!”
奶奶又摸了几页,说:“奶奶老了,找不着字了。你可要好好学,千万别把字弄丢了!”

高老师也掉了眼泪。但她很清醒,她要把这种美好的情绪导入正常的学习之中。

高老师说:“同学们,能成为你们的老师,我感到非常幸福。昨天夜里我没睡着,我想,作为一个老师,我怎么样才能对得起你们呢?我是一个音乐老师,可我的任务却是教你们数学。我这样想同学们:第一,我要教好你们的数学。第二呢,我还要教你们学会唱歌。我还有一个奢侈的想法,我想教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学会一种乐器!”
“啊!”同学们鼓掌。
“这样,我们的生活就会开阔起来,开心起来。音乐能让我们更加聪明,更加机灵,更加热爱生活,充满幸福感。回头,我要一个地测试大家,看看你究竟适合演奏哪一种乐器。我要让大家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,全班能共同演奏一首美妙的乐曲!”
学生们再次鼓掌。
“好,回到现实中,我们还讲数学。今天我们学习小数除法。”高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例题:花红柳绿四月天,

学生植树黄河边,全班买树77棵,花钱92.4元。

同学们,算一算,每棵树苗多少钱?
黑板上,横竖两种算式很快列了出来:92.4÷77=1.2(元)。

高老师继续讲:“我们讲过的小数乘法,谁还能记住那个例题?”
全班同学举起一片的手臂。

“那就一起复习!”高老师指着范梅,“范梅,你起个头。”
同学们兴奋起来。上一节数学课时,是范梅把小数乘法的例题变成了“刘大哥讲理话太偏,谁说女子享清闲”的豫剧旋律,把高老师笑得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

范梅站起来领唱,仍用了豫剧的旋律:“你有啊零点儿,二五元,预备——唱!”
同学们兴奋地高唱:“你有啊零点儿,二五元,我也有啊啊零点儿,二五元。四个啊零点儿,二五元,恰是一支,水笔钱。我说同学们,大家要算一算,一支水笔它究竟多少钱,安按安按嘿嘿……啊——”

大强缺席,没听见这堂小数乘法课是咋上的,但他一下子记住了这个例题。这段豫剧太有名了,哪个乡村人不会哼几句。他开始有些惊讶,到后来竟也跟着唱起来。

高老师下了很大劲才止住自己的笑,又用了很大劲止住了同学们,她喘着说:“同学们,你们发现了没有,小数乘法和小数除法都可以用这几句六句话大体概括。”她在黑板上写下小数乘法的例题:
你有0.25元,
我有0.25元,
四个0.25元,
恰是一支水笔钱。
同学们,算一算,
一支水笔多少钱?

高老师把小数乘法和小数除法的两道题分别写在黑板的两侧,都是六句,看上去很对称。
高老师微笑着说:“同学们想唱歌,我把这两类例题配上曲子,如果同学们喜欢呢,就唱;不喜欢,就不唱。范梅,你去我的住室把手风琴背过来。”
“好!”范梅应着,就往外跑。
范梅抱着手风琴,抑扬顿